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

話說黛玉正自悲泣，忽聽院門響處，只見寶釵出來了，寶玉襲人一群人都送出來。待要上去問著寶玉，又恐當著眾人問，羞了寶玉不便，因而閃過一旁，讓寶釵去了，寶玉等進去關了門，方轉過來，尚望著門灑了幾點淚。自覺無味，轉身回來，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。紫鵲雪雁素日知道黛玉的情性：無事悶坐，不是愁眉，便是長歎，且好端端的，不知為著什麼，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。先時還有人解勸，或怕他思父母，想家鄉，受委屈，用話來寬慰。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，竟是常常如此，把這個樣兒看慣了，也都不理論了。所以也沒人去理他，由他悶坐，只管外間自便去了。

那黛玉倚著床欄杆，兩手抱著膝，眼睛含著淚，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，直坐到二更多天，方纔睡了。一宿無話。

至次日，乃是四月二十六日。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。尚古風俗：凡交芒種節的這日，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饑花神。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，眾花皆謝，花神退位，須要饒行。閨中更興這件風俗，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。那些女孩子們，或用花瓣柳枝，編成轎馬的；或用綾錦紗羅，疊成干旄旌幢的；都用綵線繫了。每一棵樹頭，每一枝花上，都繫了這些物事。滿園裡繡帶飄飄，花枝招展。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，燕妒鶯慚，一時也道不盡。

且說寶釵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紈、鳳姐等並大姐兒、香菱與眾丫鬟們，都在園裡玩耍，獨不見黛玉。迎春因說道：「林妹妹怎麼不見？好個懶丫頭！這會子難道還睡覺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你們等著，等我去鬧了他來。」說著，便撂下眾人，一直往瀟湘館來。正走著，只見文官等二個女孩子也來了，上來問了好，說了一回閒話兒纔走開。寶釵回身指道：「他們都在那裡呢，你們找他們去。我找林姑娘去，就來。」說著，逶迤往瀟湘館來。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，寶釵便站住，低頭想了一想：寶玉和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的，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，嘲笑无忌，喜怒無常；況且黛玉素多猜忌，好弄小性兒；此刻自己也跟進去，一則寶玉不便，二則黛玉嫌疑，倒是回來的妙。想畢，抽身回來。剛要尋別的姊妹去，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，大如團扇，一上一下，迎風翻騰，十分有趣。寶釵意欲撲了來玩耍，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。只見那一雙蝴蝶，忽起忽落，來來往往，將欲過河去了。引的寶釵蹣跚躑躅的，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，香汗淋漓，嬌喘細細。寶釵也無心撲了，剛欲回來，只聽那亭裡邊噉噉有人說話。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，蓋在池中水上，四面雕鏤欄子，糊著紙。

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，便煞住腳，往裡細聽。只聽說道：「你瞧。這綉子果然是你丟的那一塊，你就拿著；要不是，就還芸二爺去。」又有一個說：「可不是我那塊？拿來給我罷。」又聽道：「你拿什麼謝我呢？難道白找了來不成？」又答道：「我已經許了謝你，自然是不哄你的。」又聽道：「我找了來給你，自然謝我；但只是那揀的人，你不謝他麼？」那一個又說道：「你別胡說。他是個爺們家，揀了我們的東西，自然該還的，叫我拿什麼謝他呢？」又聽道：「你不謝他，我怎麼回他呢？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，若沒謝的，不許我給你呢。」半晌，又聽道：「也罷，拿我這個給他，算謝他的罷。——你要告訴別人呢？須得起個誓。」又聽道：「我要告訴人，嘴上就長一個疔，日後不得好死！」又聽道：「噯喲！們們只顧說，看仔細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！不如把這綉子都推開了，就是人見們們在這裡，他們只當我們說玩話兒呢。走到跟前，們們也看的見，就別說了。」

寶釵外面聽見這話，心中吃驚，想道：「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，心機都不錯！這一開了，見我在這裡，他們豈不臊了？況且說話的語音，大似寶玉房裡的小紅，他素昔眼空心大，是個頭等刁鑽古怪的丫頭。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，『人急造反，狗急跳牆』，不但生事，而且我還沒趣。如今便趕著躲了，料也躲不及，少不得要使個『金蟬脫殼』的法子。」猶未想完，只聽咯吱一聲，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腳步，笑著叫道：「顰兒！我看你往那裡藏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故意往前趕。

那亭內的小紅、顰兒剛一推窗，只聽寶釵如此說著，往前趕，兩個人都唬怔了。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：「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？」顰兒道：「何曾見林姑娘了？」寶釵道：「我纔在河那邊看著林姑娘在這裡蹲著弄水兒呢。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，還沒有走到跟前，他倒看見我了，朝東一繞，就不見了。別是藏在裡頭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，抽身就走，口內說道：「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。遇見蛇，咬一口也罷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心中又好笑：「這件事算遮過去了，不知他二人怎麼樣？」

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，便信以為真，讓寶釵去遠，便拉顰兒，道：「了不得了！林姑娘蹲在這裡，一定聽了話去了。」顰兒聽了，也半日不言語。小紅又道：「這可怎麼樣呢？」顰兒道：「聽見了，管誰筋疼，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。」小紅道：「要是寶姑娘聽見，還罷了。那林姑娘嘴裡又愛剋薄人，心裡又細，他一聽見了，倘或走露了，怎麼樣呢？」

二人正說著，只見香菱、臻兒、司棋、侍書等上亭子來了。二人只得掩著這話，且和他們玩笑。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兒。小紅便連忙棄了眾人，跑至鳳姐前，堆著笑問：「奶奶使喚做什麼事？」鳳姐打量了一回，見他生的乾淨俏麗，說話知趣，因笑道：「我的丫頭們今兒沒跟進我來。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，要使喚個人出去，不知你能幹不能幹？說的齊全不齊全？」小紅笑道：「奶奶有什麼話，只管吩咐我說去；若說的不齊全，誤了奶奶的事，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是那位姑娘屋裡的？我使你出去，他回來找你，我好替你說。」小紅道：「我是寶二爺屋裡的。」鳳姐聽了，笑道：「噯喲！你原來是寶玉屋裡的，怪道呢。也罷了，等他問，我替你說。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：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放著一卷銀子，那是一百二兩，給繡匠的工價，等張材家的來，當面秤給他瞧了，再給他拿去。還有一件事：裡頭床頭兒上有個小荷包兒，拿了來。」

小紅聽說，答應著，撒身去了。不多時回來，不見鳳姐在山坡上了。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來，站著繫帶子，便趕來問道：「姐姐，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？」司棋道：「沒理論。」小紅聽了，回身又往四下裡一看，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。小紅上來陪笑道：「姑娘們，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裡去了？」探春道：「往你大奶奶院裡找去。」

小紅聽了，再往稻香村來，頂頭見晴雯、綺霞、碧痕、秋紋、麝月、侍書、入畫、鶯兒等一群人來了。晴雯一見小紅，便說道：「你只是瘋罷！院子裡花兒也不澆，雀兒也不喂，茶爐子也不弄，就在外頭逛。」小紅道：「昨兒二爺說了，今兒不用澆花兒，過一日澆一回。我喂雀兒的時候兒，你還睡覺呢。」碧痕道：「茶爐子呢？」小紅道：「今兒不該我的班兒，有茶沒茶，別問我。」綺霞道：「你聽聽他的嘴！你們別說了，讓他逛罷。」小紅道：「你們再問問，我逛了沒逛。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。」說著，將荷包舉給他們看，方沒言語了。大家走開。晴雯冷笑道：「怪道呢！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，就不服我們說了。不知說了一句話，半句話，名兒姓兒知道了沒有，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兒！這一遭半遭兒的也算不得什麼；過了後兒，還得聽呵！——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，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好的呢。」一面說著，去了。

這裡小紅聽了，不便分證，只得忍氣，來找鳳姐。到了李氏房中，果見鳳姐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。小紅上來回道：「平姐姐說，奶奶剛出來了，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；纔張材家的來取，當面秤了給他拿了去了。」說著，將荷包遞上去。又道：「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：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，好往那家子去，平姐姐就把那話按著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去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他怎麼按著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呢？」小紅道：「平姐姐說：『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。我們二爺沒在家。雖然遲了兩天，只管請奶奶放心。等五奶奶好些，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。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，舅奶奶帶了信來了，問奶奶好，還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幾九延年神驗萬金丹。若有了，奶奶打發人來，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。明兒有人去，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了去。』」

小紅還未說完，李氏笑道：「噯喲！這話我就不懂了。什麼『奶奶』『爺爺』的一大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怨不得你不懂，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。」說著，又向小紅笑道：「好孩子，難為你說的齊全，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。——嫂子不知道，如今除了

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之外，我就怕和別人說話。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，咬文嚼字，拿著腔兒，哼哼唧唧的，急的我冒火，他們那裡知道？我們平兒先也是這麼著。我就問著他：難道必定裝蚊子哼哼就算美人兒了？說了幾遭兒，纔好些兒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都像你潑辣貨纔好！」鳳姐道：「這個丫頭就好。剛纔這兩遭說話雖不多，口角兒就很剪斷。」說著，又向小紅笑道：「明兒你伏侍我罷，我認你做乾女孩兒。我一調理，你就出息了。」

小紅聽了，撲哧一笑。鳳姐道：「你怎麼笑？你說我年輕，比你能大幾歲，就做你的媽了？你做春夢呢！你打聽打聽，這些人比你大的趕著我叫媽，我還不理呢。今兒抬舉了你了。」小紅笑道：「我不是笑這個，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：我媽是奶奶的乾女孩兒，這會子又認我做乾女孩兒。」鳳姐道：「誰是你媽？」李紈笑道：「你原來不認的他？他是林之孝的女孩兒。」鳳姐聽了，□分詫異，因說道：「哦！是他的丫頭啊！」又笑道：「林之孝兩口子，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。我成日家說，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兒：一個天驕，一個地啞。那裡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！——你□幾了？」小紅道：「□七歲了。」又問名字。小紅道：「原叫紅玉，因為重了寶二爺，如今只叫小紅了。」

鳳姐聽說，將眉一皺，把頭一回，說道：「討人嫌的很！得了玉的便宜似的，你也玉，我也玉。」因說：「嫂子不知道。我和他媽說：『賴大家的如今事多，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，你替我好好兒的挑兩個丫頭我使。』他只管答應著。他饒不挑，倒把他的女孩兒送給別處去。難道跟我必定不好？」李紈笑道：「你可是又多心了。進來在先，你說在後，怎麼怨的他媽？」鳳姐也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明兒我和寶玉說，叫他再要人，叫這丫頭跟我去。——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？」小紅笑道：「願意不願意，我們也不敢說。只是跟著奶奶，我們學些眉眼高低，出入上下，大小的事兒，也得見識見識。」剛說著，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，鳳姐便辭了李紈去了。小紅自回怡紅院去。不在話下。

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寢，次日起來遲了，聞得眾姐妹都在園中做錢花會，恐人笑他癡懶，連忙梳洗了出來。剛到了院中，只見寶玉進門來了，便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昨兒告了我沒有？我懸了一夜的心。」黛玉便回頭叫紫鵲：「把屋子收拾了，下一扇紗窗子。看那大燕子回來，把簾子放下來，拿『獅子』倚住。燒了香，就把爐罩上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往外走。

寶玉見他這樣，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，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？還打恭作揖的。黛玉正眼兒也不看，各自出了院門，一直找別的姐妹去了。

寶玉心中納悶，自己猜疑：「看起這樣光景來，不像是為昨兒的事。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，又沒有見他，再沒有衝撞了他的去處兒了。」一面想，一面由不得隨後跟了來。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，見黛玉來了，三個一同站著說話兒。又見寶玉來了，探春便笑道：「寶哥哥，身上好？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妹妹身上好？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。」探春道：「寶哥哥，你往這裡來，我和你說話。」

寶玉聽說，便跟了他，離了釵玉兩個，到了一棵石榴樹下。探春因說道：「這幾天老爺沒叫你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沒有叫。」探春道：「昨兒我恍惚聽見說，老爺叫你出去來著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那想是別人聽錯了。並沒叫我。」探春又笑道：「這幾個月，我又攢下□來吊錢了。你還拿了去，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，或是好字畫，好輕巧玩意兒，替我帶些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這麼逛去，城裡城外大廟大廟的逛，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，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，沒處撿的古董兒；再麼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誰要那些作什麼！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兒，竹子根兒挖的香盒兒，膠泥埽的風爐子兒，就好了。我喜歡的了不得，誰知他們都愛上了，都當寶貝兒似的搶了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原來要這個。這不值什麼，拿幾吊錢出去給小子們，管拉兩車來。」探春道：「小廝們知道什麼！你揀那有意思兒又不俗氣的東西，你多替我帶幾件來。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，比那雙還加工夫，如何呢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你提起鞋來，我想起個故事來了。一回穿著，可巧遇見了老爺，老爺就不受用，問是誰做的。我那裡敢提三妹妹！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的生日，舅母給的。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了，半日還說：『何苦來！虛耗人力，作踐綾羅，做這樣的東西！』我回來告訴了襲人。襲人說：『這還罷了，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。正經親兄弟，鞋踢拉襪踢拉的，沒人看見，且做這些東西！』」探春聽說，登時沉下臉來道：「你說，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！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？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？衣裳是衣裳，鞋襪是鞋襪，丫頭老婆子一屋子，怎麼抱怨這些話？給誰聽呢？我不過閒著沒事，做一雙半雙。愛給那個哥哥兄弟，隨我的心，誰敢管我不成？這也是他瞎氣。」

寶玉聽了，點頭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。」探春聽說，益發動了氣，將頭一扭，說道：「連你也糊塗了！他那想頭，自然是有的，不過是那陰微下賤的見識。他只管這麼想，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，別人我一概不管！就是姐妹弟兄跟前，誰和我好，我就和誰好，什麼偏的、庶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論理，我不該說他，但他忒昏聩的不像了！——還有笑話兒呢：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，替我買那些玩的東西，過了兩天，他見了我，就說是怎麼沒錢，怎麼難過。我也不理。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，他就抱怨起我來，說我攢的錢為什麼給你使，倒不給環兒使呢。我聽見這話，又好笑，又好氣，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寶釵那邊笑道：「說完了，來罷。顯見的是哥哥妹妹了，撿下別人，且說體己去。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？」說著，探春寶玉二人方笑著來了。

寶玉因不見了黛玉，便知是他躲了別處去了。想了一想，索性遲兩日，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。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，錦重重的落了一地，因歎道：「這是他心裡生了氣，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。等我送去了，明兒再問著他。」說著，只見寶釵約著他們往後頭去。寶玉道：「我就來。」等他二人去遠，把那花兒兜起來，登山渡水，過樹穿花，一直奔了那日和黛玉葬桃花的去處。將已到了花塚，猶未轉過山坡，只聽那邊有嗚咽之聲，一面數落著，哭的好不傷心。寶玉心下想道：「這不知是那屋裡的丫頭，受了委屈，跑到這個地方來哭？」一面想，一面紮住腳步，聽他哭道是：

花謝花飛飛滿天，紅消香斷有誰憐？遊絲軟繫飄春樹，落絮輕沾撲繡簾。閨中女兒惜春暮，愁緒滿懷無著處，手把花鋤出繡簾，忍踏落花來復去？柳絲榆莢自芳菲，不管桃飄與李飛。桃李明年能再發，明年閨中知有誰？三月香巢初壘成，樑間燕子太無情！明年花發雖可啄，卻不道人去樑空巢已傾？一年三百六□日，風刀霜劍嚴相逼。明媚鮮妍能幾時？一朝飄泊難尋覓。花開易見落難尋，階前愁殺葬花人，獨把花鋤偷灑淚，灑上空枝見血痕。杜鵑無語正黃昏，荷鋤歸去掩重門。青燈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溫。怪儂底事倍傷神？半為憐春半惱春：憐春忽至惱忽去，至又無言去不聞。昨宵庭外悲歌發，知是花魂與鳥魂？花魂鳥魂總難留，鳥自無言花自羞。願儂此日生雙翼，隨花飛到天盡頭！天盡頭，何處有香塚？未若錦囊收豔骨，一抔淨土掩風流。質本潔來還潔去，不教污淖陷溝渠。爾今死去儂收葬，未卜儂身何日喪？儂今葬花人笑癡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試看春殘花漸落，便是紅顏老死時。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！

正是一面低吟，一面哽咽，那邊哭的自己傷心，卻不道這邊聽的早已癡倒了。

要知端詳，下回分解。